

民间捐赠：缘何今非昔比？

高 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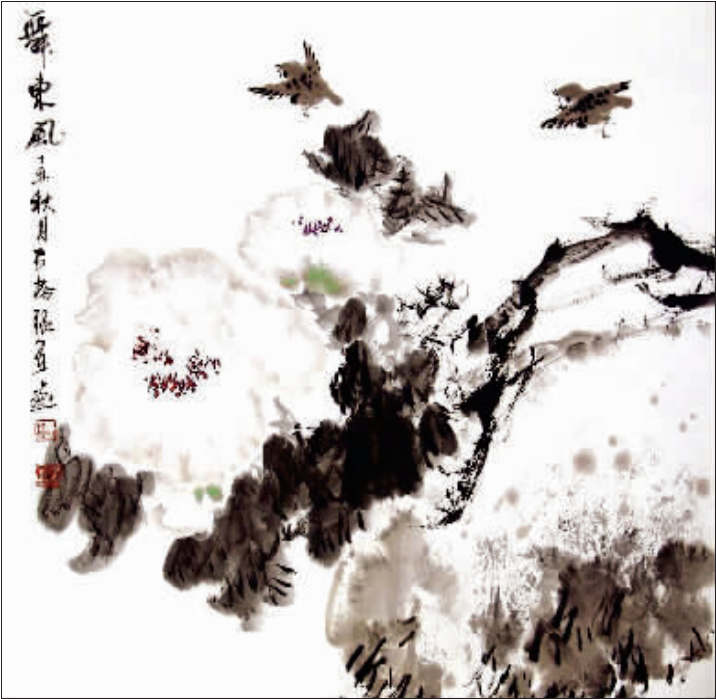
不久前，苏州博物馆为庆祝建馆 50 周年，特别举办了“景仁怀德——苏州博物馆建馆 50 周年捐赠文物精品展”，展出了 200 多件社会各界捐赠给苏州博物馆的文物；同样，广州博物馆也在建馆 80 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感怀邓又同”的专题座谈会，以纪念广州博物馆“最重要捐赠者”邓又同……近来，民间捐赠的实例一桩接着一桩，然而，这看似热闹的捐赠背后，却有不少国有博物馆的负责人感叹：虽然每年都有收藏者向博物馆捐赠收藏品，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民间捐赠的数量却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这可以从 2005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为了表示感谢和尊敬之情而设立的景仁榜上看出：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虽然捐赠文物的人数达到 700 余人，但现在却以每年 20% 的速度递减。在民间收藏越来越红火的今天，为何民间捐赠反而越来越少了呢？



俏佳人传媒

俏佳人传媒目前在美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视台——ICN，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美国数字无线的中国文化传媒企业。目前已覆盖美国 6 大城市（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休斯顿、达拉斯、奥斯汀），覆盖收视人群超过 5000 万。

藏品 赏荐



《舞东风》(国画) 张军

雨花石：观赏投资两相宜

吴圣元

雨花石是世界观赏石中的一朵奇葩。雨花石以“花”为名，顾名思义，花而冠雨、晶莹剔透、千姿百态、奇巧多样。雨花石旧称玛瑙石，主要产地在南京，古人将之与琉璃、水晶等并列为“七宝”。雨花石的形态可谓是千姿百态，有的如日月星辰，有的如花鸟虫鱼；有的似“文姬抚琴”，有的似“贵妃醉酒”。方寸之石，大千世界，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在博览了众多的精品雨花石后，眼界提升了，对雨花石的欣赏水平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比如一些有经验的藏石者就曾提出欣赏雨花石的“五美”标准：质美、形美、



雨花石

张伯驹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平复帖》和《游春图》等国宝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这股文物捐赠热潮一直持续至 70 年代末，之后，正如文博界许多人士所感慨的：民间捐赠开始“走下坡路”，捐赠景象已是“今非昔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文物政策的松动，收藏大有越来越红火的气势。可是，当收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时，民间捐赠似乎被大众所遗忘了。难道是收藏者不愿意捐吗？

诸多不如意

关于民间捐赠，作为捐赠方的收藏者存在诸多顾虑，捐赠之后藏品能否得到妥善保管是收藏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收藏者有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近年发生的一些博物馆藏品受损事件更是为这种担心雪上加霜。

比如有媒体报道：2007 年 9 月 20 日，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发生一级文物汉代王杖木鸠饰损坏事故；而在距甘肃不远的、号称“华夏钱币第一县”的宁夏西吉县钱币博物馆，馆内珍藏的近千枚铁币风化、氧化现象十分严重；2008 年 7 月，开馆不到一年的湖北省博物馆新馆里的展柜中，就出现了粉霉、飞蛾，虽然博物馆方面回应称展品未受到损坏，但依然引起人们对于博物馆管理混乱、保管不力的担心。

在许多收藏者看来，博物馆

佳作有魂

孙美兰

今日画坛，人才辈出，有才华、有创意的画家其佳作自有收藏潜力。

张军的画，表现在创意之新——重在意境。意境的开拓，是山水画之魂，也是花鸟画之魂。

张军花鸟画色彩强烈、明快而自得端庄典雅；用笔活泼爽利而不失沉着厚实；墨法于干湿浓淡交融之中求取自然之致。他时时大胆破除现成法则，独抒胸臆，去小巧纤弱，趋向今日众望的大视野、大格局。

张军佳作，近年为美术界、海内外赏家所重，和他的艺术特色引人瞩目有关。

提起徽章，老百姓可能家家都有几枚，因其品种多样而受到藏家们的青睐。目前全国徽章收藏爱好者大约有 15 万人，其中专收毛主席像章的“红色”徽章迷就占到 1/3。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徽章，目前一枚已卖到几百元到几千元。而一套以毛泽东 34 首诗词为创作题材的“小诗词”徽章如今在市面上已涨到了 6 万多元。

徽章种类繁多精品难觅

徽章融绘画、书法、雕刻、刺绣等艺术于一体，聚模压、烤漆、烧瓷、镶嵌、鎏金、珐琅等工艺于一身，方寸之间凝聚沧桑变幻，有着鲜明的历史烙印，其中奥妙，令人回味无穷。

徽章收藏可分为清代、民国初、国共两党合作、北伐、红军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 8 个时段。包括证章、领章、帽徽、肩章、袖章、臂章、勋章、奖章、纪念章、像章等，其中有 5 大类最重要：勋章、奖章、纪念章、出入证章和毕业章；毛主席像章则是一个独立板块。徽章如果能成套或系列，或是成对收藏，价值要比单枚的市场价值高得多。而从形状来看，异型章比普通的圆形章更有价值。另外，徽章上的文字蕴含着特定的意义，这对研究徽章历史有参考价值。

要搞好徽章收藏，藏家需要积累相关的历史知识，并了解不同时期徽章的制作工艺。徽章的品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看是否珍稀，如“毛泽东三湾改编”章、八路军时期的“英雄奖章”、抗战胜利勋章、解放战争纪

连自身的文物都无法安全保管，更何况捐赠的收藏品了。与其是这样“被保护”，还不如自己保存或者转让给其他人。

另外，文物捐赠还常常遭遇“法律官司”。2000 年 8 月 24 日，浙江嘉兴收藏者俞先生将自己精心收藏的 496 件史前文物捐赠给嘉兴博物馆。然而，当地文保部门却认为，这一举动不属于“捐献”，而应视为“主动上交”。理由是俞先生多年收集出土文物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此事一出，立即引来社会舆论的讨论，很多收藏者也开始掂量自己的收藏品捐赠给博物馆时会不会遭遇同样的问题。

然而，在民间捐赠这件事上，博物馆也有自己的苦衷。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曹清表示，国内大多数博物馆都能很好地保管藏品，损坏和丢失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她也承认，国内有些博物馆在保存条件方面比较弱，有些管理人员的意识不强，所以才会造成此类事情的发生。上海博物馆教育部李明针对藏家捐赠的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想捐赠的人并不少，但是藏品质量却不高。而博物馆从自身保管和展览以及研究等方面考虑，希望现在捐赠的藏品最好是博物馆稀缺的。与过去相比，像老一辈那样的大藏家实在太少了。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捐赠者数量减少的关键原因还在于目前缺少对于捐赠藏品的认定标准。藏家认为可以捐赠的藏品，博物馆方面却“看不上”，而博物馆在接受捐赠时，同样需要一个认定标准来作为评判。

摄影精品竞买受关注

本报讯（记者蔡萌）1 月 26 日，“2009—2010 摄影版权年会”在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召开。本次年会在推进摄影版权保护工作的同时，也着力促进摄影作品的市场流通与推广，年会场优秀摄影作品展示、竞买的环节备受业内外人士的关注。其中，10 幅经典摄影精品特别引人注目，包括陈勃的《梅兰芳》，李仲魁的《结婚登记处》，袁毅平的《乡村“四清”》，吕厚民的《毛主席在庐山》，茹遂初的《分得土地的农民高举土地证》，欢呼土改胜利完成》，陈雷生的《胜利归来》，刘铁

种类繁多 精品难觅

徽章收藏前景诱人

念章、江西省永新县农民协会北山会员证章等徽章现在已很难找到；二看发行量的多少，如 1955 年颁发的独立自由勋章只颁发给红军时期的连级干部、抗美援朝时期的团级干部，数量不多，所以价值高；三看品相，看徽章的形状是否完整、字迹是否清楚、材质是否贵重。

早期徽章弥足珍贵

革命战争时期，颁发和制作纪念章没有统一的规定。

土地革命时期，曾经颁发过“东江暴动纪念章”“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红军十周年紀念章”等。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八路军部队颁发过“抗战八年纪念章”，延安和辽东军区八路军部队颁发过“抗战胜利纪念章”等。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军区和野战军为纪念作战区域和战役的胜利，都曾颁发过纪念章。

新中国早期的徽章今天看来弥足珍贵，如 1949 年 10 月铸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章”是开国大典纪念章；1950 年国庆纪念徽章是第一枚国庆纪念章，采用铜铸和嵌红珐琅彩，图案简洁，其中的天安门徽章备受藏家青睐。圆形加旗

路向何方

面对社会征集和民间捐赠的重重困难，捐赠之路在以后要怎么走？

以香港收藏家张永珍无偿捐赠雍正粉彩瓶为例。此次捐赠，上海博物馆组织了盛大的捐赠仪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张永珍颁发捐赠证书，上海市市长韩正代表市政府为其颁发“白玉兰奖”。用上海博物馆有关人士的话说，这叫“给捐赠者最高礼遇”。或许上博的这句话“给捐赠者最高礼遇”将能解开捐赠难的死结，因为很多捐赠者感觉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博物馆等单位之后，博物馆等机构的后续工作却没能跟上。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加入到对捐赠者的回报行列。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为捐赠者设立了永久的“景仁榜”；苏州博物馆也在建馆 50 周年庆典时，对历年捐赠者进行一次集体感恩。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常怀感恩之心的博物馆，其社会捐赠的大门会越来越开大。

至于私人捐赠文物该不该有回报，香港学者谭先生认为，现在之所以私人捐赠减少，很大原因是没有明确规定奖励办法。法律上只有一个条例说明：“个人把重要文物捐赠给国家的，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或物质奖励”，这个规定其实相当模糊，很宽泛，不利于具体操作。而在海外，像大英博物馆，最早仅仅是一个私人捐赠者的图书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是凭借数量巨大的私人捐赠，才使馆藏文物数超过 100 万件，由此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红绿彩瓷器



日前，在深圳“中国红绿彩瓷器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内地、港台以及意大利和日本的 80 余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探讨了这一稀有品种的市场走向。望野博物馆馆长、收藏家阎焰也以 220 件藏品，展现了自己的传奇收藏经历。

为红绿彩奔波 20 年

从现今海内外公私博物馆公开发表的红绿彩收藏著录看，绝大多数是零星收藏，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再加上罕见的个人收藏，总计仅数十件，而望野博物馆藏有 220 件，且品位档次都非常高，约占存世量的 80%。

阎焰这里怎么会藏有这么多红绿彩？这要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说起。那时的阎焰虽然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但因幼年开始的收藏经历，眼力已经非常老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位老者那里见到一个红绿彩马头的标本，觉得非常新鲜，就想从老者那里购买，老者就是不卖，阎焰跟人家一磨就是许久，这种执着精神最终感动了老者，就把这件红绿彩的马头赠送给了阎焰。有了这件红绿彩，他欣喜若狂，爱不释手。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藏家还不知道红绿彩为何物，再加之华北地区的旧城改造热潮，此时就成了阎焰淘货的绝佳时机。为了红绿彩，他走遍了全国各地。20 年来，他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搜到 220 件完整器、数万件残片标本，成为红绿彩收藏大家和著名的研究者。

市面的“红绿彩”大多是仿造

有专家说，如果 20 年前的古玩市场还偶尔有红绿彩现身，如今的市场恐怕这样的“偶尔”已经没有了，因为红绿彩的存世量极低，被收藏高手纳入囊中之后，就

不会再放货。20 年前一件完好的红绿彩塑像，也许几万元就可以买到，而如今的市场价恐怕要四五十万元，但未见有人舍得卖，所以目前在内地市场，红绿彩几乎是有价无市。而在海外，红绿彩也非常罕见，有的博物馆为了增加这方面的收藏，不惜一掷重金，前几年，瑞士著名的中国古陶瓷收藏机构“玫茵堂”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J.J. Lally”的古董店里，花费 40 多万美元买到了东王公、西王母一对红绿彩瓷塑像，并很快由国际知名的中国文物学者康蕊君编撰刊载入《玫茵堂藏中国陶瓷》图录，成为其重要的收藏。海外倒是有价有市，但“物以稀为贵”，国际市场实在是太贵了，近年海外拍卖会偶现红绿彩瓷器，都是 6 位数起价。

那么，国内古玩市场上不是有卖家在兜售“红绿彩”吗？大抵不靠谱。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杜文介绍说，近些年来随着收藏市场的繁荣，河南禹县、磁县等地都有金元红绿彩瓷器的仿制品烧造，有些是作为仿古工艺瓷烧造，但多被做旧后流入收藏市场。从考古出土和民间收藏看，品相完好的金元红绿彩瓷器的存世量非常小，对市场上出现的所谓红绿彩要保持高度警惕。“假东西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胎体粗笨，分量压手，绘画技法笨拙，釉面的颜色不均匀，色彩不自然，尤其是彩料，所采用的都是今天的化工颜料，并非古人所采用的矿物质硃红。通过标本、器物、资料等加以认真比对，真伪一看便知。内地以外的重要博物馆近年来就有在市场上购入过伪品的情況，专业机构尚有“走眼”，私人收藏更得小心。”

链接：红绿彩是一种低温釉上彩绘瓷器，流行于金元时期，器物常以白釉为主要底色，用红、绿、黄等彩色勾画纹饰。也称为“宋加彩”或“金加彩”。



毛泽东像章



前苏联勋章



抗战胜利“民族英雄”勋章



各式军帽徽章